

(结局) 我想见你最后一面

1

我回到了中国，拿着蝴蝶会一开始答应给我的五万美元。这是拿命换来的。

我先去找了王辉。王辉见到我，劈头盖脸就问：「这一年你到底去哪了！」

我没有说话。

王辉沉默了一下，接着说：「阿果她.....自己喝药走的。」

我坐在沙发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就那么愣愣的坐着。王辉把烟递过来，我使劲抽着，胸口撕裂一般的疼。

王辉说，阿果有个母亲在贵州老家，她母亲有尿毒症，只能靠透析活着，一周要透析三次。阿果上到大二的时候，家里为了治病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，她没有办法，从学校出去做了小姐。后来跟了李哥，也是为了挣钱给母亲治病。有一次透析跟不上，她母亲就有生命危险。

就在我走了不到半年，阿果的身体不舒服，也被检查出来了尿毒症，医生说是遗传性的。阿果很绝望，知道这种病要折磨她一辈子，她不想忍受，就在一个晚上吃了一瓶安眠药。

我捂着眼睛，沉默了很长时间，说：「说说李哥吧。」

王辉说，就在阿果死了之后没多久，全国开始打黑风暴。李哥本来想销声匿迹一阵子，避避风头，可是姓秦的跟姓陈的这两个家伙趁这个机会咬住了李哥，把他弄了进去，判了十多年。后来这两人一块喝酒，小妖，拐子和凶器三个家伙冲进去把这两人全捅了，还伤了其他几个人。这两个人命大，送医院里抢救过来了，没死，这案子算是作下了。凶器跑到了东北，拐子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几个月前小妖被当地巡逻发现，拒捕，直接被击毙了。

王辉说完，拿出了一个小盒子：「这是阿果的遗物。阿果临死之前把这些东西给了拐子，让他转交给你。拐子不明白怎么回事，直到阿果死了他才知道什么意思。后来拐子跑路，临走的时候把东西给了我。」

小盒子里是一些很零碎的东西，阿果的手机、我的银行卡、我的一个旧钱包，还有四张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票。

我又抽上了一根烟，把这一年的遭遇大体给王辉讲了一遍。

他问：「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」

我说，我还没想好，我要先去看看李哥。

在我出门的时候，王辉又说：「杨蒙结婚了。」

我顿了一下，接着走出了门。

我在探监室里见到了李哥。李哥见了我很是吃惊，他坐了下来，声音有些嘶哑：「你回来了？」

「嗯，李哥，你在里面还好吧？」我看他的模样苍老了很多。

「还好，还好。」李哥一咧嘴轻轻笑了起来，「里面还有几个我原来的小跟班呢。没人欺负我。」

「那就好。我知道你烟瘾大，给你带了两条烟。」我把烟拿了出来。

李哥看到烟，尴尬的笑了笑，先把烟拿给了旁边站着的管教。我明白，给犯人送东西必须要经过管教的同意。

「李哥，我在外面想想办法.....」我小声说道。话没说完，就被李哥打断了：「别替我费心了，没用的。小妖他们的事.....我也都知道了。都别管我了，只会连累你们。」

我没有说话。

「还有，欧阳，阿果她.....」李哥欲言又止。我点点头说：「我已经知道了。」

从监狱出来，我就去找了徐姐，那个跟李哥有生意来往的温州女富豪。

这么久没见，徐姐还认识我，也许是我当年两腿放倒她的爱将，这事让她念念不忘。我对徐姐说明了来意，她听了之后，摇了摇头说：「不是我不帮忙，这事情不好弄啊。判决都已经下了，没有办法。」

「徐姐，你人缘这么广，肯定有路子。」我拿出了从俄罗斯带回来的五万美元塞给了她，说：「徐姐，你帮帮忙吧。」

徐姐叹了一口气，收下了我的钱，说：「我尽力试试吧。」

从徐姐那出来之后，我去了一趟贵州，按照原来阿果说过的，我找到了她的家，距离黄果树瀑布并不远的一个偏僻县城。

阿果的母亲非常虚弱，因为长年受尿毒症的折磨，她的眼睛几乎都要看不见东西了。阿果还有一个表叔在这里帮着照顾她母亲。她表叔已经知道了阿果的死讯，但害怕老人受不了这个打击，便一直没说。

我对阿果的母亲说，我是阿果的朋友。阿果工作太忙，所以我替她来看看您。

老人家很高兴，连忙招呼我喝茶吃糖果，说让我留在这里多玩几天。

我说不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做，今天就得走。在临走的时候，我把所有的积蓄留了下来，十几万。我说这是阿果让我带给您的。

回到天津后，王辉问我给家里打电话联系了吗？当时骗你家里人说你出国了。

我说我还真是出国了，我已经往家打电话了。

王辉问你妈咋说的？

我说我妈往死里骂了我一顿。

又过了几天，徐姐告诉我，她已经尽力了，所有能走的关系全走到了，并没有多大用，但总算是减掉了几年刑期，还剩下八年。

我说谢谢你了，徐姐。

徐姐说不客气，你要是没有老板了，就过来跟着我打拳吧。

我说不用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打拳了。

我躺在床上，对着天花板发愣。王辉问我：「欧阳，你准备以后干点啥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我想离开这个城市。」我漫无目的地说。

「你这些年过的.....上个大学，恐怕连大学是啥味都没尝出来。我看你不如去考个研究生，再读一遍吧。」

「考哪里？」

「考青岛吧。那里有一家公司想让我过去上班，你陪我一起呗。」

「行。」

就这样，我跟着王辉去了青岛。在俄罗斯的一年磨练了我的英语水平，我又复习了一段时间，很顺利的考取了那一年的研究生。

在入学那天，我扛着背包走进校园，恍惚有些当年的回忆。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，学校广播里放了一首歌，那旋律曾经熟悉，是梦机器的《诀别书》。

我驻足而立，静静的听着。这首歌的歌词也是我原来给表姐写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签了公司的他们终于有些名气了。

草体染了半面纸张，

待我看时颜色或已泛黄。

不闻塞外狼烟四起，

兵戈铁马万里白霜。

我等寒鸦飞尽拾纸笺，

一念断肠。

谭郎。

山下春烟又起，

我等你归来和以前一样。

风中的柳色又绿，

看见了诸事过往。

我慢慢踌躇，

捡起飞来黄叶，

在铜镜上贴片红妆。

回首别时巷，

恨不能遗忘。

2

我在青岛继续大学生活，一切很好，按部就班，自由散漫。没事的时候会和王辉聚一聚，喝点小酒。我已经学会了抽烟，我抽着烟对王辉说，这儿的海风比天津潮湿多了。

王辉笑笑，问，还记得以前的事呢？

我说不记得了，只是说说海风而已。

以前的生活，并未给我留下太多的痕迹，除了在阴天下雨的时候，胸口和膝盖会隐隐作痛。我在学校澡堂洗澡的时候，他们会看着我的后背窃窃私语。我知道，他们只是好奇那个曼妙的纹身。

那年十月，导师带着我们去安徽黄山采风。在十月里，总是会发生一些事情。

在黄山市，我们在路上走着。一辆黑色轿车开了过去，接着又「嘎吱」一声在身后停下了。从后面传来一个声音：「西毒？」

我一愣，转头看去，一个人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喊我。我一时间没有看清这是谁。他见我转过了头，立刻下了车，高兴的喊：「西毒，真的是你啊？」

拐子。

竟然是拐子。我在这里竟然遇到拐子了。他比以前胖了许多，相貌也不如当年那般英俊了，可是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瘸的。我跑过去，跟拐子狠狠的抱在了一起。

从车里出来一个女人，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，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。

我问拐子，你都有孩子了？

拐子笑笑说，一不小心就有了。

我问拐子你现在怎么样？拐子说他换了一个名字，在这里开了一个小厂子，过的不错，娶妻生子。拐子让我跟老师请个假，跟他回趟家，他有东西要给我。

我问什么东西？

拐子只是说，很重要的东西。

坐在拐子的车里，我问他有凶器的消息吗？拐子摇摇头，说一直没有。

车子停在了拐子的家门口。我说，拐子，你丫的终于住上别墅了。

拐子打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本书，书里夹着一封折叠的信。
拐子说：「这是阿果当时留给你的。我放在身上，走的时候太匆忙，忘记转交给王辉了。」

阿果留给我的信？我接过来，手忽然开始颤抖。

信还没有打开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掉了下来。

我急忙用手抹了抹眼睛，仰着头沉默了一会儿。我害怕泪水会打湿那碳素墨水写出的娟秀字体。

「欧阳吾爱，见信如晤：

我不知道你能否见到这封信，这世上有太多的不一定。但我还是怀着一丝希望，就像希望我们看过的电影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。我希望我们的结局也会美好一些。

很抱歉我没有等到你回来，时间太难熬了。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过的如此缓慢。我从太阳升起等到太阳落下，好像过了一万年。只有我现在给你写信的时候，才感觉时间过的好快。写完了这封信，时间又是一种煎熬。我病了，你知道吗。我不想离开你，但我没有办法。我爱的人，原谅我对你如此无情。

我最近总是回忆过去，好多事我都忘记了，剩下的回忆都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光。现在我坐在这里，一边写信，一边还想着你的模样。可是你不要太想我。我要走了，你不要一直以我为念。

其实我坐在这里已经大半天了，不知道要给你写些什么。有很多话要对你说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只觉得，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暂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重来一次。经历过的那些痛苦，都值得。

其实我想说，你只要明白我的心就好。

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看到这封信的，我相信你。好好的生活下去，我爱的人。

阿果。」

我读完了信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倾泻而下。泪水打湿了字迹，缓缓化开，如同云烟。

完。

